

青年翻译家丛书

# JIAMIAN XIA DEBEIPAN

## 假面下的 背叛



江西人民出版社

青年翻译家丛书

JIAMIAN  
XIA  
DEBEIPAN

假面下的  
背叛

江西人民出版社

青年翻译家丛书

假面下的背叛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插页0 字数25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400

统一书号: 10110·498

定价: 2.20元

**丛书顾问**（按姓氏笔划排列）

文洁若      朱 虹      李文俊

草 婴      柳鸣九      袁可嘉

## 目 录

---

### 〔青年译作〕

#### 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中篇小说）

……………〔苏联〕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著 李坚译（1）

这是作者著名的战争三部曲《生者与死者》的续篇。描写了德军占领下的斯摩棱斯克城里具有真实人性的一组女性群众。结论是写战争就得象战争。

#### 假面下的背叛（中篇小说）

……………〔美国〕亚历山大·克莱恩著 宋白 钱进译（225）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位瑞典石油商只身前往德国。不久，德军的石油供应锐减，其中的曲折、惊险的经历扣人心弦。

#### 十七岁（短篇小说）

……………〔澳大利亚〕薇拉·莫海德著 林建译（121）

#### 逃荒路上（短篇小说）

……………〔西德〕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雷著 仝德民译（127）

#### 手（短篇小说）

……………〔阿根廷〕莱奥尼达斯·巴尔莱塔著 胡真才译（133）

屠格涅夫抒情诗四首……………朱宪生译（138）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五首……………陈先荣译（144）

---

### 〔翻译谈〕

也谈克服翻译腔……………林珍珍（91）

译坛能否更“宽容”一些……………陈 珏(104)

---

〔外国诗人介绍〕

关于阿波利奈尔……………徐知免(106)

---

〔人物专访〕

草婴印象记……………章海陵(116)

---

〔译林新苗〕

虚构的家族〔推理小说〕

……………〔日本〕森村诚一著 贾春明译(149)

---

〔外国故事〕

阿奎丹“帝国”的梦

……………〔美国〕罗伯特·卢德勒姆著 汪一帆编译(178)

玫瑰之名

…〔意大利〕翁贝尔托·埃科著 顾尔石 王重和编译(205)

---

编后话……………(301)

---

责任编辑 戴正越

封面设计 陶雪华

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

〔苏〕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著

李坚译



一九八五年第二期的苏联文学月刊《民族友谊》上，首次刊登了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一九五九年写成的中篇小说《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小说情节是与作者的著名的战争三部曲《生者与死者》相贯通的。主要人物玛莎，就是三部曲主人公辛佐夫之妻。

作品描写德军占领下的斯摩棱斯克几位各具个性的妇女从事

地下斗争的故事。西蒙诺夫认为，写战争，就得象战争。战争期间，前线与后方根本无法互通音讯的，因此，在以西线作战为主要环境的三部曲里，舍去了这部分敌后斗争的素材。现在，把舍去的部分首次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译者

## 第 一 章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白天，斯摩棱斯克市近郊的一条幽静的马路，即复活街——过去曾改名为卡尔·李卜克内西街，现在还是叫复活街——上有人没有把握地在轻轻敲八号楼内某单元的门。叩门声先是一下，稍稍停了停，又是一下。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维索茨卡娅，这位在原为市立医院、现已改作德军医院工作的女医生刚下夜班，正喝着从医院捎国家来的有糊味的荞麦粥。谁大白天还这样敲门呢？她好生奇怪，于是朝门这儿走来。

“是谁啊？”她问。

“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维索茨卡娅住在这儿吗？”一个女人怯怯地问道。

“住在这儿。”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着开了门。

索菲娅素不认识面前的这姑娘，她脸色苍白，也许已疲惫不堪，看上去二十岁光景，衣着打扮不象乡下人，也不象城里人，乌黑的头发扎着方巾，外面套着一件老式春秋两用厚呢大衣，脚上是一双溅满泥浆的靴子。姑娘还拎着一只小篮子和一只圆铁桶。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还没来得及好好打量她，只觉得她那张倦乏的脸的模样似乎还周正。

“就是您吧？”姑娘问。

“是我。”索菲娅应了一声，仔细打量她。

“您好，索尼娅姨妈，我是尼娜。”姑娘说。她听到前边过道上有厨房门吱嘎响了，迟疑了一会儿，犹豫地拥抱了索尼娅，并吻了吻她的面颊。

“你好，”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也犹豫了一下说，“你这是从哪儿

来？”老太太也很快地吻了吻姑娘的脸，把她的手拉过来又说：“咱们进屋吧，干吗老站在门口呢……”

她们走进过道。姑娘再次朝吱嘎响了一下、虚掩着的房门飞快地扫了一眼：一只瘦瘦的棕黄色的大公猫舔了舔舌头，神气十足、旁若无人地慢慢沿着过道走到拐角处。过道尽头，看得出是间厨房。接着，虚掩的房门后又同时探出两张好奇的娃娃脸：一个在下，一个在上。——一个是满脸雀斑的小男孩，一个是瘦瘦的大眼睛小姑娘。

“咱们走咱们的，咱们走咱们的，”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看看孩子们，坚决地说道。“干吗站在这儿呢？”说着，她搂着姑娘肩膀，把她带进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

姑娘回头看看关上的房门，在紧挨着门口的一把油漆剥落的老式的维也纳拱背椅子上坐下，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时，她感到自己快要累垮和心惊肉跳的后怕。

“东西放一放，把大衣脱了。你怎么啦？”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大声说道，也瞧了瞧房门。于是，姑娘把手中的圆铁桶与小篮子放到地板上，摘下头巾，脱去大衣挂在门背后的挂衣钩上。“我们到里屋去。”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

严格地说，她们进的里屋并不是正规的房间，仅是从外面那间屋子隔出来的一部分。面积不大，但光线明亮，有两扇窗，单薄的隔板糊着墙纸，连那扇关不紧的、轻飘飘的小门也糊着墙纸。里屋摆着一张高脚小床，床上铺着滚了花边的床罩，放着几个枕头，屋里还有两把椅子和一张小小的梳妆台。

“你坐下吧，”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小声说着，推上糊着墙纸的小门，轻轻地按了按姑娘的肩膀，让她坐下。

姑娘坐在椅子上，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则坐在事先拖过来的一把缎面小椅子上，紧挨着姑娘，膝盖碰着膝盖。

“您先歇上五分钟，然后咱们再谈谈。”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

“我马上就缓过劲来了。”姑娘回答。

“这倒是，”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镇静地说，轻轻地安抚着姑娘搁在膝上、仍在微微颤抖的手。

原来，我的外甥女是这个模样，索菲娅想着，默默地端详姑娘的脸。她回忆起她和自己的亲外甥女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三年前的维杰勃斯克。她想，幸亏外甥女从十一岁那年起，就不住在斯摩棱斯克她这儿了。说真的，她俩可一点儿也不象呵！如果不是隔了这么长时间，当年爱管闲事的邻居伊凡·伊里奇·普里利伯柯那双眼晴恐怕会识破其中奥妙的。外甥女十岁那年他见过。还好，她俩都长得黑黝黝的……

姑娘有点卷曲，但现已压紧的栗色头发从头巾下露出来，一直拖到脖根，修剪得很马虎，乱七八糟，很不美观，在耳朵后用两枚塑料发卡夹着，严肃而紧蹙着的细眉，一双迸发出金色火花的棕色眼睛，孩子般翘着的小巧玲珑的鼻子，嘴角略略因气愤而固执地朝上抿着。要是正面看，她的脸相几乎和男孩子一样，但她那娇小匀称、曲线分明的身材则纯粹是女性的：那修长秀美的颈脖，浑圆的肩膀，挺拔的小胸脯，以及细细的腰身——即使穿的是这种不合体的、钉着老年妇女喜欢的装饰纽扣的、灰色旧呢大衣也能显露出来。

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在细细观察了客人的脸庞和身材后，感到这个年轻妇女原来比她刚才第一眼看到的“男孩子”脸相要老一点。真的，她的确不象二十岁，也许已有二十三岁，甚至有二十五足岁了！

“我的外甥女是这个样儿啊，”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在心中再次对自己说，并问：

“您多大了？”她问，又马上改口说，“你几岁了？请您也称我为‘你’，应当养成这习惯。”

“二十五了，”姑娘肯定地点了点头，犹豫了一下，然后腼腆地笑了，补喊一声：“索尼娅姨妈。”

“记住，你现在是二十岁！”

“知道。”姑娘说。

“你的真名真姓，我是不会问的。”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甭得搅混我脑子。”

“对，这样更好。”玛莎说着也细细打量这位将与她同住的老太太。现在，不仅是自己的生死安危取决于她，而且她这天夜间特地空投到斯摩棱斯克以西二十俄里的森林前来执行任务的成败也取决于她了。

这位她得称为“索尼娅姨妈”的老太太，和玛莎一样，个子也不高，但骨架宽大，身子结实，甚至有点圆滚滚的。她满头灰发，不过仍有几小绺黑发夹杂其间，梳着辫式发型。阔脑门，皱纹宽且深，一张刚毅而朴实的农妇脸，长着一只土豆似的、固执的大鼻子和深陷在毛氈氈的、男人样的灰眉毛下的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这位早已不年轻甚至有点老态的妇女身上有种固执己见、令人望而生畏的性格，一种透着力量与真诚的性格。

“就凭这种性格，看来无论替德国人办事，还是糊弄德国人，似乎都不可能，但她偏偏做到了。”玛莎心里想着。

“我们把这把椅子搬出去吧，”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沉默一会儿说，“为给您……给你，”她有点生自己气似地，咬了咬嘴唇，改口说：

“给你摆一张帆布行军床，你就睡这儿吧，既然来的是位小个子女人……”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嘴角两边漾出不易觉察的一丝笑意，“还好，你是白天来的，”每逢说到“你”，她总会停顿一下，可是自尊心已不允许自己再次出错，“这回儿大家都上班了。我简单介绍一下邻居情况吧，你心里好有个底。”

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的介绍果真简单。她受不了啰嗦话，这是她三十年来对护士、清扫女工和护理员发号施令而养成的习惯。有个邻居从她搬到这里起，就住在隔壁，已有二十多年了。她说，此人 not 年轻，还是个单身汉，名叫伊凡·伊里奇·普里利伯柯。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特别指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普里利伯柯——谁强大，他就巴结谁！①眼下他巴结德国人。早先他是市公用局的一名办事员，而现在，德国人一来，只在伪市政厅里捞了一官半职。很难说他到底爱不爱德国人，或许，爱是不会的，只是怕得要命，所以替他们办事也十分卖力。上次大战中，他是个什么军需官，一九一五年曾被德国人俘虏，关了四年，学会了德语，所以现在他比什么人都更受器重。他不单单是怕德国人，而且从当俘虏时起，就对他们的秩序佩服得五体投地。有时他甚至觉得德国人现在的秩序不够好，就会肉麻地把他们与他们的前人作一番比较，当然话是说的既小心又

①俄语中的普里利伯柯含有附着、奉承和巴结的意思。

甜蜜。这个人心倒是不狠，只要他把玛莎当成是索菲娅的外甥女，玛莎是决无危险的。恰恰相反，住在他旁边相当安全，因为德国人对他是绝对放心的。

介绍完普里利伯柯的情况，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又提醒玛莎不要忘记了，她十一岁时来过这里，是见过普里利伯柯的。她就应该这么说：“啊，我还记得您，伊凡·伊里奇，您好象一点儿都不见老。”——这么说没啥坏处。

“我们这帮老家伙呀，”索菲娅笑着说，“一听别人说我们不见老，没有不高兴的。可我已经老了，你当年见到我那阵，你没注意吗，我头发是乌黑的，而现在全变白喽。”

玛莎知道这位老太太在等一个假外甥女的到来。现在她还感到，老太太不仅在等，而且为此人的来到煞费苦心作了缜密的安排。

“还有一件事，”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不久前，我有意对周围邻居说，一开始打仗，我就写信给维杰勃斯克的你和你母亲，说如有可能，你们就来我这儿住，好坏大家在一个锅里。你要牢记，这封信你们是收到过的。最好由你自然而然说起你是怎么来我这儿的。”

玛莎再次敬佩地看了看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

“现在我们来对一下口径，你妈是怎么回事……”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

“妈在维杰勃斯克被炸、起火时死了。”玛莎说。

“好，那我们就算讲定了。”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完便沉默了。看来，这个消息令她心潮难平。她终于焦急地问：“情形真的如何，你不知道吗？”

“知道。”玛莎轻声说，“这是真的。”

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不吭气了，强忍着内心的感情波动，也许，她不愿就流露出这种情感，只好气愤地握紧拳头捶打椅子扶手。

“不知怎么，我已经料想到是这个结果，妹妹不在人世了。”她沉默了一会儿，“那么，尼娜呢？”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更焦急地问。

“她活着。”玛莎说，“不过，我没亲眼见到她，所以也不知道她究竟是死是活，别人对我说她还活着。好象她遭难后躺在什么医院里。”

“哦，是这样，”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恍然大悟地说，“危险哪！她是个病秧子，弱不经风的。”她说这话时，口气中既有善意，又带着对弱者固有的冷漠的态度。

索菲娅停了会儿，似乎在这时拼命克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又开始对玛莎谈第二位邻居的情况。这位邻居叫奥列格·谢尔盖耶芙娜，或者干脆叫她奥丽娅。虽说她人品要比普里利伯柯好得多，甚至能说是个不幸女人，然而她比普里利伯柯更具危险性，因为这人什么都要讲，爱发牢骚，很后悔自己在德国人那里做事，到处诉苦。虽说诉诉苦也没什么卑劣企图，但很危险，因她太蠢，喜欢哭哭啼啼，饶舌多嘴。她今天在你面前痛哭流涕，明天会在另一个人那儿说，她对你哭过了，而你也可怜她。最好跟她少开口。不过，她丈夫却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好人，中学校长，去前线当政治指导员了，现在不知在哪儿。奥丽娅当初是个打字员，还是个女共青团员，后来她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大的就是你在过道里见到的——她全心血扑在这几个孩子和丈夫身上，结果，自然而然脱离了共青团！德国人一来，她没饭吃，普里利伯柯看在老邻居份上，把她安排到伪市政厅当打字员。

“唉，打字员当了就当了，有什么法子，孩子总得养嘛，”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可她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叫苦：‘再怎么，我过去是个共青团员，再怎么，我丈夫是个政治指导员，他以后回家来，会怎么看我呀……’真叫人恶心！他还能怎么对待她呢？只要他不是个糊涂虫，他就该想到，养活三个孩子是她的责任，否则，就该他留下，别无他法！”

玛莎对生活有她自己的看法，索菲娅的这番话出乎她意料，而且使她十分反感，尤其是这番话还出自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现又冒着生命危险认她为自己的外甥女的妇女之口。玛莎觉得女主人刚才介绍这位邻居时的奇怪言论，跟她所进行的事业是无法相称的。但玛莎又不敢当面大声驳斥她，还是以后再说吧。此时，她只觉得自己非常不喜欢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的这番话，但这番话又一点儿也没有引起她对她的不信任。恰恰相反，这些激烈的言辞却使她产生了对她的一种特殊信赖。能这么说话的人，是不大可能口是心非的。“她不过是有点错误意识——”玛莎放心地

题，“对待自己是一种标准，对待他人用另一种标准，这样是不行的，不对的，以后我要对她指出这一点。”

“对了，还有舒里克，”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这人只是偶然事到我们这儿来。他是普里利伯柯的侄子。嗯，这人倒是个真正的法西斯分子。”

“这法西斯分子怎么啦？”玛莎问道，直至今日，玛莎心目中，“法西斯分子”这个词只跟德国人发生联系。

“一个顶顶普通的法西斯分子。”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自信而镇静地说。

“他是德国人带来的吗？”玛莎问，同时开始猜测，这个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可能是打哪儿钻出来的。

“怎么是德国人带来的呢？”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德国人没带他来，而是他用鲜花把德国人迎来了。”

索菲娅把“用鲜花”这几个字说得咬牙切齿的，以至使玛莎不由想道，大概，一旦需要，这位老妇人是做得到冷酷无情的，——不但做得到，而且是巴不得能这样做。

“他怎么做得出来呢？”玛莎大声提出了每次听人谈到叛徒时自己总想弄清楚的问题。

“舒里克是耐普曼<sup>①</sup>家庭的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十七岁那年，在他父亲默许下，就有好些情人，乘坐马车四处兜风。后来，他爸爸去了萨洛夫卡，他更是随心所欲了。他没被录取上大学既是由于出身不好，也因进大学得看人品，得看你是否够格的聪明才智。他在跟以往不同的艰辛日子里，尽是拣轻松的活儿干：仓库保管员啦，产品检验员啦，总之都是在可捞油水的部门里干，最后终于‘进了庙’<sup>②</sup>。”索菲娅对从嘴里冒出这词，连自己都觉得意外。她补充说：

“这是他们的黑话。后来上级开了牢门，把犯人放了出来。舒里克出狱后却摆出一副政治上受难者的姿态。他先是手捧鲜花欢迎德国人，后来干脆

---

①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发横财者。

②指被司法机关逮捕。

全副武装地替伪警察局干事了。他夺回了父亲的房子，把三个拖儿带女的妇女赶到街上，还叫他叔叔上他那儿去住。普里利伯柯哪里敢呀，看来，他这人的理智和良心还没泯灭。舒里克一个星期总要来两三次，你避而不见也不是办法，这样吧，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还是把你介绍给他。不过，他一开始向你大献殷勤，你就得马上给他颜色看，厉害一点，不要怕羞。他吃了闭门羹，就会收敛自己的，好在他这人很要面子。否则，你只要稍稍对他客气些，他就会死死缠住你。厉害点没关系！”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着站起来，“不能浪费时间了，趁别人还没去报告，我得快去市政厅报告一声，说你来我这儿了……”

虽然玛莎理解索菲娅马上去报告，也许是眼下最聪明、最正确的做法，但她还是有点心惊肉跳：再过半小时，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就要向伪市政厅的办事员报告她的到来，她将在本市和姨妈住一起，从此后德国人将知道她的存在，而她也要装出完全服从他们的样子。可是她昨晚还在莫斯科，今天清晨还躲在她空投的森林里，她随身携带的圆铁桶夹层里藏着发报电台。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站在她面前，用毛糙的、男人般有劲的手抚摸着她的头发。

“必须这样，”她说，“怕狼——就别进树林！要是你有什么东西要藏起来，快告诉我。”

玛莎轻轻推开门，从里屋出来，再把圆铁桶提进里屋。这圆铁桶看起来装着半桶牛奶，实则才三分之一，掩盖着下面的夹层桶底。玛莎空投时，这些牛奶灌在另一个密封的搪瓷罐里，后来才倒入圆铁桶内，那个空搪瓷罐就扔在了树林里。

“东西在这儿。”玛莎指指圆铁桶的底部。

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好奇地望着圆铁桶，再看看上面的牛奶，赞赏地说：

“好主意！我在想，你带圆铁桶来干吗？”

“我不知把它藏在哪儿好。”玛莎说。

“我看就不必藏了。”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说，“跟我来！”

她们从里屋出来，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打开她那寒碜的碗橱底门，把圆铁桶随手塞了进去，同一些瓶瓶罐罐、绞肉机及其它家什放在一起。

“就暂时搁这儿吧，待会咱们把荞麦米换进去，”她说，“这桶里的牛奶太稀，会发酸的，只能放别的东西。等我回来后，咱们往这牛奶里搁点盐，给奥尔加的孩子们喝。你就喝我带回来的稀粥吧。”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穿上大衣，突然又想起关照玛莎：“你躺一会儿吧，脱了靴子就可以睡。走了多少路？”

“我想，大概有二十多俄里吧。”玛莎说。

“还带着东西。哦，”她突然又想起什么，“我老糊涂啦，我们先到里屋去。”

她穿着大衣，又同玛莎一块回到里屋，详细地问她：有些话万一人家问起来怎么回答，以及她妈什么时候死的，她又打哪儿来，经过哪些地方等等。看来，这些问答玛莎在莫斯科时就已经倒背如流了。玛莎还老练地纠正了索菲娅的某些说法，并说她开头几天在路上病了，这样说比较好，而且这也是摆脱邻居们追根究底盘问的办法。

“等到他们的新鲜劲一过去，他们也就太平了，把什么都忘了。”她说。

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用一块方巾把花头发包好，临走时又叮嘱道：

“锁上门，别让孩子们钻进来，我回来时会敲门的。”

玛莎把门反锁上，真想马上躺下来，但又感到在索菲娅·列奥尼道芙娜没有回来之前，她会因焦急而睡不着。里屋外屋窗户上都挂着带折的、白花边占了一半的窗帘，里里外外的贴墙纸都褪了色，黄漆地板也褪了色，但擦得明光净亮，纤尘不染。窗外的街上，却是邋遢的十月天常有的——一片泥泞；天上下着濛濛细雨，被踩得千疮百孔的人行道上，稀少的路人绕着泥塘走。一辆四轮马车咣咣当当地慢慢驶过，车轮溅起一坨坨稀泥。车主蔫巴巴的，戴着一顶推到脑后的皮制帽，穿着一件湿漉漉的发黑的帆布雨衣。

玛莎回想起了她今天走过的全部行程。开始是在湿雾弥漫、阴郁凄凉、落叶萧萧的秋林里赶路，暗红色的潮湿腐叶被踩在脚下，叽咕叽咕直响；然后她走在一条村道上，窄窄的车辙灌满脏水，过来的也是辆四轮马车，跟这会儿窗前经过的四轮马车一模一样，赶车的农民也披着一件湿漉漉的发黑的帆布雨衣。玛莎怯生生地向他问路。这是她在德军占领区遇到

的第一个人。赶车的农民甚至懒得看她一眼，只是冷冷地用鞭子指了指她要去的，又缩进了雨衣的风帽里，佝偻着腰，继续赶路……

接着，她又想起坐落在斯摩棱斯克近郊黑黝黝地面上的小房子首次远远出现在迤逦朦胧、潮湿泥泞的村道后面时，她是多么惊愁不安。上级事先告诉她，进城的第一道路口很可能设有栏杆，和由德国人或俄国伪警察把守的检查哨。不过，她相信她的模样也许不会引起特别的怀疑，因为她看到一路上所遇见的妇女，都穿着象她一样的溅满泥巴的靴子和不值钱的老式春秋大衣，而且象她一样，扎着一块被雨水淋透了的线织头巾。在她的上衣口袋里，揣着特地为她伪造的、用练习本封面包好的破烂身份证。身份证上填的名字是尼娜·尼古拉耶维奇·维索茨卡娅，生于一九二〇年，贴着一张玛莎几年前拍的照片。她随时准备出示身份证，回答诸如从哪儿来，到哪里等等问题，并说出姨妈的住址。可是玛莎还是害怕自己被叫住，检查证件，受种种盘问。

然而，这一切她都没遇到。进入斯摩棱斯克的路口既没有横杆，也没有检查哨。德国人认定再过几天就要拿下莫斯科了，斯摩棱斯克城内也太太平无事，所以这几天并不太注重市内的警卫。但玛莎却不这么认为。她穿过一条街，再穿过一条街，然后穿第三条街时还一直觉得会有人喊住她，问她要证件看。

城市好象已濒临死亡。因为下雨，这条街上行人格外稀少。偶尔有几辆大车驶过，汽车是根本看不到。一辆德国轿车飞驰而来，耀眼的是装有装甲似的前后保险杠。轿车几乎擦着人行道而过，——玛莎被这意外情况吓了一跳，赶紧踉跄地躲向人行道内侧的墙壁。玛莎看着远去的轿车，心里久久责备着自己的惊恐失态。实际上，她就是很害怕。哦，简直魂飞魄散！可她一直认为自己天生大胆，从没想到自己会吓成这样。

街上的店铺大都已关门，但门前还挂着被雨水淋湿的旧招牌：“美食店”、“市百货店”、“杂品商店”、“市合作社”等等。面包房前排队长队。玛莎很远就看到这队伍了，她朝排尾走去，边走边偷偷打量队伍里的人，主要是妇女和一些半大的孩子。她们紧紧挤靠着墙根避雨，竖起衣领，默不作声，根本就看不到过去人们排长队时所具有的热闹喧嚣——玛莎以前经常排队买东西。“面包房”招牌下的房子是灰暗的，布满了肮脏